



散文创作谈

SANWEN CHUANGZUO TAN

王剑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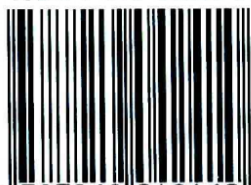
广西人民出版社



SANWEN CHUANGZUO TAN

责任编辑 白竹林 封面设计 文心工作室

ISBN 7-219-04241-8



9 787219 042410 >

ISBN 7-219-04241-8/I·679 定价: 12.00元

散文创作谈

王剑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序

南 丁

1982年7月王剑冰由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河南省文联来工作时，才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省文联这么个单位，他当然是小字辈中的一个。省文联这样的单位从某种角度看有种种不好：办公条件不好，住房条件不好，福利待遇不好等等。但也有一条好，其多数岗位对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倒可以说是适得其所的，学有所用，可以发挥，并且，也提供了继续学习的环境和机遇。可以自己将自己深造。不学还不行，如果不学习，在省文联这样的单位以及这个单位所联系的文学艺术界，就会逐渐丧失对话的资格，就会失去交流的快乐。

剑冰有幸，18年来，一直是在编辑工作岗位上，前8年陆续在《奔流》文学月刊和《文艺百家报》，后10年在《散文选刊》。编辑工作岗位一般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是幕后英雄。为他人做嫁衣裳并不容易，幕后英雄并不好当。它要求有艺术眼光，有文字水平，有广泛的知识，有敏锐的政治感觉，有大局观等等，它要求的多着呢。在大学中文系学的那点东西不够用了，只得再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实践中，编辑工作岗位恰恰提供了这种学习



环境和条件。当然也还有个主观问题，是当做事业去做，还是当做日子去混，就全在自己了。

剑冰注意让时光丰富自己、壮大自己，理所当然地获得编审职称，主持《散文选刊》的编务也已近3年了。业余时间，笔耕也勤奋，印象中他先是弄诗，后来出了几册散文集，听说还写了长篇小说。业内业余，都堪称成绩不菲。他的《绝版的周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为是当代散文中极精粹的一篇。

剑冰在出任《散文选刊》主编之际，曾有一个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我说出我的意见，要坐得住，要投入，要心无旁骛。近3年的实践下来，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刊物有些新的构想、新的开拓，逐步显示出勃勃生机，逐步获得散文界和读者的认同，发行量也有可人意的上升。

这册《散文创作谈》，是有关散文的评论文字的结集，也是剑冰第一本散文评论集。散文评论大大滞后于散文创作，似应提倡一下。看了一遍，获知当代散文创作的许多信息，也窥见剑冰有关散文创作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当然只可看做是一家之言。

中国是个散文大国，有着悠久的优秀的散文传统。汉语言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作为我们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散文选刊》的主编，剑冰当会感到这副担子的重量，也会知道该如何将它扛起。能在这个岗位上磨练锻造，剑冰有福了。

是为序。

2000年7月28日



目 录

序	1
新时期散文的变革与发展	1
南阳散文创作漫谈	35
'98 中国散文印象	43
'99 中国散文创作漫谈	51
新时期女性散文的情感体验	60
散文散谈	68
翔于诗与散文之间的精灵	91
答《美文》“九十年代散文写作随访”	99
《〈散文选刊〉精品丛书》序言	101
心灵深处的抚摸	107
第十七本是散文	113
浩然激扬的生命情怀	130
心灵感应于生活情缘	134
孤独的梭罗	139
让文学的精灵旋舞	143
访问李志亮	147



执著采英华	150
生命的呼唤与追寻	153
铃铛散文谈片	157
散文是感情的体现	162
热爱与表达	164
无尽的旋律	168
红荷情结	171
爱心中的落日	173
清新自然的田园诗境	175
散文话语	177
散文界的一支生力军	183
写在后边的话	187
为“散文新家”鼓劲	190
可喜的收获	193
《散文选刊》十周年告白	196
为《散文选刊》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献词	198
临窗	200
主编寄语	202
为二〇〇〇年的《散文选刊》告读者 ..	205
为二〇〇一年的《散文选刊》告读者 ..	207
净心的“小屋”	209



新时期散文的变革与发展

新时期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相继热过之后，近年的散文热在中国文学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

散文刊物从《散文》、《散文选刊》、《随笔》扩展到《散文百家》、《美文》、《散文天地》、《散文世界》等，这些刊物各具特色，深受读者青睐。许多文学刊物相继推出散文专号，不仅销量看好，在作者与读者中也提高了知名度。有的刊物还把以往充作配角的散文栏目推到了首席位置，让散文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此外，出现了《大学生》、《中国校园文学》等数十家供大中学生发表作品的园地，这些作品，大多属于散文的范畴。一批批的学生在这些园地中逐渐成熟，无疑地成为散文阵营中的后备军。从出版社情况来看，先是以侧重出版散文书籍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势头看好，人文、中青、作家、湖南等出版社也以极快的速度组织出版了一系列新时期的散文选本，这些选本尽管多有重复雷同，市面上销路却依然看好，不少选本出现了再版的好景象。

研究市场经济，离不开商品自身与市场的调节与制



约。文学也是一样，散文的空前繁荣同散文的自身变革及社会的开放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五四文学革命出现的散文大丰收都证明了这一点。尤其五四时期，文学随着社会不再闭关自封，深厚的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自觉冶炼熔铸，造就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冰心、梁实秋等一批散文大家，其作品一直影响到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十年动乱以后，改革开放的东风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真理以实践为本，法制建设道德标准成为普遍关注的主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冲击着传统规范；国门的敞开使视野不断拓展，使人们变得勤于思考、勇于开拓、精于务实。散文同一个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社会中心人的精神与心灵的写照。时代矫揉造作，散文必虚情假意；时代色彩单一，散文必清淡寡颜；时代生机勃勃，散文必豪放磅礴；时代多彩丰富，散文必风景无限。因而生机勃勃的时代和斑斓多姿的生活，使散文这种最贴近生活、最能表达内心感受、最大众化的文体得以生机勃勃，被广大读者和作家所喜爱、所接受。

回顾新时期 17 年来，艺术散文大体经历了发展与变革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细微的时间上不大好分，可以说是相互纠葛交叉着，发展阶段约在 1986、1988 年以前，变革阶段在 80 年代末以后，发展中有变革，而变革又促进了发展。



新时期散文的复苏与发展

新时期散文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即文学的复苏期是在7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人们放开了手脚，精神包袱一个个丢掉；国民经济有了转机，自然就迎来了文艺界的百花齐放。在散文领域里，一批老作家相继复出，扯起了大旗，茅盾、叶圣陶、冰心、巴金、丁玲这些二三十年代就对现代散文的发展起到过奠基石作用的文学泰斗重又激情满怀地拿起了笔，为新时期文学再添砖瓦。与其同时的还有吴伯萧、艾芜、沙汀、孙犁、秦牧、萧乾、夏衍、端木蕻良、柯灵、刘白羽、郭风、魏巍、碧野、何为、黄裳、峻青及一批在理论、戏剧、小说、诗歌诸方面的大家，如唐弢、艾青、荒煤、臧克家、叶君健、屠岸、杨绛、李准、艾煊、汪曾祺、吴泰昌、周明、蓝翎、严文井、冯牧、张洁、宗璞、丛维熙、鲍昌、姜德明、流沙河、石英、丁宁、叶至诚、柯岩、张锬、韦君宜等也都有散文新作问世，使逢春的散文显得五彩缤纷。这个时期还有贾平凹、杨羽仪、张抗抗、铁凝、赵丽宏、陈慧瑛、谢大光、王维洲、周同宾、李天芳等一批成就显著的中青年散文家。

这个时期的作家思维敏捷、心灵清静、视野开阔，仿佛经历了一个漫长之夜的清晨，对一切事物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热望，作品也就似解冻之江河，奏出清秀俊美、激扬奔腾的乐章。端木蕻良所作《黎明的眼睛》足见一斑：“打开窗户吧！现在开窗子就不光是为了迎进阳



光、空气，或者远眺青山的青、新柳的绿、燕子飞来的掠影……而是迎接一个新的世纪！”这些作品取材广泛，图景斑斓，或写国家大事，时代感想（袁鹰《十月长安街》，载 1976 年 12 期《人民文学》；何为《临江楼记》，载 1977 年 1 月 31 日《人民日报》）；或对伟人先烈的歌颂与缅怀（柯岩《岚山情思》，载 1979 年 7 月 25 日《人民日报》；丁玲《诗人应该歌颂您》，载 1981 年 5 月 18 日《人民日报》）；或对亲人的悲悼与怀念（巴金《怀念萧珊》，载 1979 年 2 月 2 日～5 日香港《大公报》；宗璞《哭小弟》，载 1982 年 12 月 27 日《人民日报》）；或控诉十年动乱中的悲剧与遭际（杨绛《干校六记》；陈登科《六十八天》，载 1983 年 5 期《文艺》）；或长思旧忆（艾煊《雨花棋》，载 1979 年 10 期《雨花》；黄秋耘《丁香花下》）；或寄情山水（冯牧《瀑布之歌》，载 1980 年 8 期《人民文学》；苏叔阳《春天的梦》，载 1981 年 2 月 17 日香港《新晚报》）；或置身乡间田园（张洁《拾麦穗》，载 1979 年 12 月 16 日《光明日报》；茹志娟《故乡情》）。这些作品以鲜明生动的形象，饱满真挚的感情，多侧面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心与叹服，并从中得到精神的充实、鼓舞、净化与升华。

尤其可贵的是，一些散文大家在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就承接五四散文方向，并有意向深处拓展。他们不满足于对生活现象和人物事件的表层描写，而是力图通过散文这一文学形式表达他们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沉吟与反思，以带给读者更多的认识与思索。巴金的《随想录》，可谓告别了前 30 年的创作方式，实现了一次心灵与艺术上的巨



变。作品充满了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是对自己、对散文的深深反思，浓淳地表现出作家的内心情致和人格色彩：“我翻阅自己三十年的散文选集，感想实在不少。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日子反而难过。”《随想录》的完成，无疑是当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为散文的创作发展导引了一条栈道。另一位值得一书的是杨绛的《干校六记》，这位偶涉散文的翻译家一着笔便细腻大方自然地描述出丑恶阴暗中的人性闪光。作品显现出东方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的温婉与坚韧、小心与冷峻，同时又透出精神与人格的不容玷污及信仰的力量。那充满幽默充满苦痛充满期待与坚毅的倾诉，本身就是一种大手笔。《干校六记》无疑使散文界陡然一亮，被称为“为新时期反思文学从浅层走向深层奠定了第一块坚定的基石”。始终没有沾染多少芜杂的散文大师孙犁，以他高洁的思想修养、深厚的文史功底和真挚的艺术手法创作出的以叙事言情为主的理趣式散文（如：《善阁室纪年摘抄》，载1985年10月13日《羊城晚报》；《晚秋植物记》，载1985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小贩》，载1985年9月19日《人民日报》），让人依然感受到荷花淀样的平和与自然、心远意长，并从那些生活琐事中感触到时代世态的脉搏及美善的心灵。这同样也是一种召唤、一种旗帜。在这一阶段，搁笔多年的受人崇敬的老作家冰心一直被人瞩目。她发表于1979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的《等待》，即是一篇极精美的佳品。压抑、渴盼、焦急、惶惑、兴



奋，诸种心情全在一个“等待”里。等待什么，文中似已讲明，又未讲明，熟悉或不熟悉那个特定历史环境的人会有不同的联想，却都会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文不长，总是大家手笔，让人耳目一新，惊羨不已。这期间还有一篇众口称赞的好作品，即宗璞的《哭小弟》（载1982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它与巴金的《怀念萧珊》是此间悼文的两大高峰。如果说《怀念萧珊》是对十年动乱带给知识分子身心无尽痛苦的控诉与声讨，《哭小弟》则是对十年动乱后知识分子抢夺时间忘我工作的惜挽与歌赞：“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我还要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我哭我们这迟开早谢的一代人！”这一呼声，代表了整个民族。作品没有框框，没有高音口号，注泪淋漓一反当时散文明朗激扬的格调主题。这无疑也是开了散文走向自我回归的先河。仅一年之隔，文坛便冒出了叶梦的《羞女山》，此文可谓是新时期青年散文在前阶段的一大收获。它不仅一洗封建意识强加在女性形态上的不洁歧视，更主要的是敢于打破以往散文的某些禁区，开拓了散文的视野，也为女性个体生命的体验与感悟掘开了生花的一笔。

这个时期从年届八九十高龄的文学泰斗到十几岁的学生娃娃，作者之众、作品之多，足可显现出散文园地的复苏，为后一阶段散文的繁荣发展起了很好的开端和过渡。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新时期文学思想开放的潮流给散文带来了复苏的转机，1985年以前这一阶段仍不能算是散文的大解放，较之爆响的伤痕小说和朦胧诗来说。

这主要还是源于27年散文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地否定27年的散文创作，27年中确也产生了不少好的作品。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回顾，就必然应该看到某些不相适的东西，如此才能促进社会与文学的进步。27年间的散文除一些著名的老作家外，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多方铺陈而寓意鲜明。无论吟花赏月，游山览水，总是先物后人，而后顿悟出一个主题。强调兴赋，强调抒情言志，强调诗化的情景交融。另一方面，艺术散文一直作为文学的轻骑兵肩负着服务于政治的使命，把它同本该服务于政治的通讯、特写、社论、评论员文章等同起来，使艺术散文总是抒豪情寄壮志而手法少变，思路狭窄，逐渐陷入了某种模式而失去了艺术本身。

正是由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模式，才长久地束缚了散文广阔飞翔的翅膀。使之成为文学园地里的观赏物。进入新时期以后，可以说老一代散文家多数是继续保持了五四时期的创作风格，27年中成长起来的中年散文家及在课本中比葫芦画瓢诞生出来的年轻娃子（这批人应该是为数众多的），仍然没有走出27年的创作模式。因而我们只能把新时期初期的这八九年间，说成是散文的复苏期。

一九八五——一九八七，散文本体艺术的复归

1985年到1987年这三四年时间，一度火爆的诗歌表



面上更加火爆，实际上却乱了手脚，朦胧诗派旗靡靡落，独领一时风骚的将领舒婷、北岛、顾城们开始了新思索与回味，有的已开始向散文靠拢。群龙无首，一时间山头四起，号旗乱立，几天一个派别，几人一个主义，互相争斗，互不服气，直把诗界搞了个乌烟瘴气，诗歌方向没找着，倒坏了自家名声，动摇了原有的地位。小说虽时有佳作面世，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后的新高潮也一直没有到来，反又遭到铺天盖地而来的传奇文学、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热浪的冲击。

散文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增强了认识、操练了人马、壮大了队伍。不仅是新人的大量涌现，更主要的是方向目标逐渐清晰。理论界开始了“散文是什么”、“散文与时代”、“散文的美”、“对当前散文的看法”、“现代观念与散文写作”等为主题的讨论，引导散文作家审慎地思索、实践。散文的本体回归，散文的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真实的内心情感，摆脱“卒章显志”式的摹仿，“形散神不散”的拘泥成为散文的发展方向。

这一时期出现了更多的散文新军。因没有受过多少熏陶或者说污染，一冒头便出手不凡，让人耳目一新。如王英琦的《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载198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唐敏的《女孩子的花》（载1986年7期《福建文学》）、苏叶的《总是难忘》（载1986年5期《收获》）、梅洁的《爱的履历》（载1985年10期《散文》）、王宗仁的《女兵墓》（载1985年7期《解放军文艺》）、叶梦的《不能破译的密码》（载1987年7期《湖南文学》）、丁建元的《奏起生活意志的强音》（载1987年7期《当代



小说》)、裴积荣的《吴起镇的女性》(载1985年6期《北方文学》)等。这批散文新军框架少、起点高,作品自然清纯,充满生活情趣时代色彩,对散文自身的审视与复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田野的《悲欢离合的三天》(载1984年7期《散文》)、汪曾祺的《跑警报》(载1985年3期《滇池》)、刘成章的《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载1985年1月13日《西安晚报》)、蒋子龙的《女儿的琴声》(载1986年4期《儿童小说》)、贾平凹的《弈人》(载1987年4期《随笔》)等,一批著名作家自觉内省,不仅从散文本体的艺术营构进行反思,更将触角深入到历史、社会与人生的各个方面,并运用散文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生活的真实与感情的真挚让人们忘了艺术,掩卷之后方感受到散文的作用与力量。这一时期还走出来一位曹明华,学理工的比鼓捣文的更少框缚,《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轻松地打通了通往读者心灵的道路,无雕痕、少伪饰,清清秀秀、自自然然地道出所历所感。作品与80年代初出现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有着同样的轰动效益,发行量达54万册,可见新散文有广阔的社会效应。在这个散文复归与变革时期出现的散文家和新散文,其意义也远远超出了他们各自的成就。

由于对散文这种最真朴、最直接、最容情的文体的新认识新体验,由于诗人、学者、小说家的不断加盟并以其创作特长及艺术感觉的冲击,必就迎来了1988、1989年以后的散文热潮。



散文热潮的狂起与发展、变革趋向

1988、198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进程稳步发展，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逐步清除，文化氛围更加拓展，文学真正地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实、随意、灵活多变的散文，成为作家们对生活消化、解脱、抗争、歌赞的方式，成为读者感觉时代体味心灵的最简捷的文学形式。散文的繁荣在这一时期显现出地域上的扩大，集团阵势逐步形成。从原有影响的“岭南散文”、“福建散文”发展到陕西、北京、上海、江苏、湖南、黑龙江、河北、山东、河南、天津、四川等省区，阵容整齐的散文大军，势头凶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其中有贾平凹、王英琦、叶梦、唐敏、苏叶、赵丽宏、杨羽仪、梅洁、周明、斯好、姜德明、邹静之、吴丽嫦、杨光治、赵玫、黑孩、张玲、郭骅、刘成章、杨闻宇、黑瑛、丹娅、张立勤、吕锦华、苏予、熊述隆、陈文和、杨林勃、和谷、淡墨、腾云、周同宾、马瑞芳、陈大斌、许坪、晓荷、陈慧瑛、赵翼如、筱敏、于君、彭学明、聂茂、廖华歌、傅宁军、丁建元、韩春旭、山曼、喻大翔、郭淑敏、李兰、杜敏等等。

小说家、理论家与诗人的加盟不仅使散文队伍更加壮大，而且将他们自己的优势引入到散文中来，使散文这一文体发挥得更加自如，手法上更显得多样和成熟。这些人本就大红大紫，在散文阵容里自有大将风度。王蒙、蒋子龙、李国文、汪曾祺、冯骥才、邓友梅、张一弓、从维

